

(京)新登字 096 号

责任编辑:郭 广  
装帧设计:王 聿

**中国文化精华全集⑨**  
历史卷(三)

---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大楼内)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 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1.5 插页:4 字数:750 千  
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1—3000册

---

ISBN7-5078-0019-9/G·17

定价:42.00元

# 《中国文化精华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**专家团：**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吕叔湘 任继愈 刘导生 启 功  
吴作人 周谷城 周汝昌 季羨林  
赵朴初 钟敬文

**主 编：**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书良 方 鸣 杨慧林 金 辉  
胡晓林

**主 审：**吴绪彬

**本卷主编：**胡 天

納須弥於芥子  
卷為一編

謹為

中國文化精華全集賀

任繼愈



宣揚祖國優  
秀文化提高  
人民精神  
素質

龍文題

中華文化不絕如縷  
正脈續命成流如許  
切德若何賤造祠宇  
載欣載奔衆孽斯舉

中華文化精華 周汝昌

## 编 选 说 明

中国历代重史，夏代便设有史官，周朝王室的史官更有细致的分工，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。因而几千年来涌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，真可谓汗牛充栋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从目录学而言，中国古代史书又分为正史、别史、杂史、野史等不同门类。而正史和别史则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墨客所重视，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本卷由于篇幅所限，故不收入杂史和野史，仅从正史和最具影响力的别史之中选录其有代表性的篇章，使读者对古代史学的重要成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同时按纪传体、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进行排次，以使读者对古代史书的编集体例和编撰特色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。

本卷共分三册：第一册选录的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第二册选录的有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《清史稿》，第三册选录的

---

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

为了照顾全集内容的谐调统一,尽量避免与其他各卷的重复编选,因此本卷对文学、风俗地理等卷已选的内容尽量回避,如《左传》已由文学卷选录,杂史中的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也由文学卷作为历史散文主选,再有,纪传体中的《志》亦交由其他卷主选。

本卷在选编过程中,曾参考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一些优秀的选本,谨此一并致谢;同时对一些明显的错讹、衍漏亦作了适当的校正。

编者

1991年11月

## 目 录

资治通鉴·····	(1)
续资治通鉴·····	(328)
通鉴鉴纪本末·····	(657)



# 资治通鉴 (节选)

〔宋〕司马光

## 秦始皇嬴政

### 秦纪一

#### 始皇帝上

#### 元年

蒙敖击定之。

韩欲疲秦人，使无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，凿泾水自仲山为渠，秦人欲杀之。郑国曰：“臣为韩延数年之命，然渠成，亦秦万世之利也。”乃使卒为之。注填阨之水溉为鹵之地四万余顷，收皆亩一钟，关中由是富饶。

#### 二年

庶公将卒攻卷，斩首三万。

赵以廉颇为假相国，伐魏，取繁阳。赵孝成王薨，子悼襄王立，使武襄君乐乘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武襄君；武襄君走。廉颇出奔魏；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赵师数困于秦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于赵。赵王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。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廉颇见使者，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可用。使者还报曰：“廉将军

虽老，尚善饭；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”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楚人阴使迎之。廉颇为一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“我思用赵人！”卒死于寿春。

三年

大饥。蒙敖伐韩，取十二城。

赵王以李牧为将，伐燕，取武遂、方城。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，尝居代、雁门备匈奴，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输入莫府，为士卒费，日击数牛飧士；习骑射，谨烽火，多间谍，为约曰：“匈奴即入盗，急入收保。有敢捕虏者斩！”匈奴每入，烽火谨，辄入收保不战。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失。匈奴皆以为怯。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。赵王让之，李牧如故。王怒，使他人代之。岁余，屡出战，不利，多死亡，边不得田畜。王复请李牧，李牧杜门称病不出。王强起之，李牧曰：“必欲用臣，如前，乃敢奉令。”王许之。李牧至边，如约。匈奴数岁无所得，终以为怯。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愿一战，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，选骑得万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万人，彀者十万人，悉勒习战；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。匈奴小人，佯北不胜，以数十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来入。李牧多为奇陈，张左、右翼击之，大破之，杀匈奴十余万骑。灭澹、襍，破东胡，降林胡。单于奔走，十余岁不敢近赵边。

先是，天下冠带之国七，而三国边于戎狄：秦自陇以西有绵诸、緄戎、翟、獯之戎，而赵北有林胡、楼烦之戎；燕北有东胡、山戎；各分散居溪谷，自有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，然莫能相一。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，而秦稍蚕食之，至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。昭王之时，宣太后诱义渠

王，杀诸甘泉，遂发兵伐义渠，灭之，始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筑长城以拒胡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、楼烦，筑长城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。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其后燕将秦开为质于胡，胡甚信之；归而袭破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。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郡以拒胡。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。

四年

春，蒙敖伐魏，取囿，有诡。三月，军罢。

秦质子归自赵；赵太子出归国。

七月，蝗，疫。令百姓纳粟千石，拜爵一级。

魏安釐王薨，子景湣王立。

五年

蒙骜伐魏，取酸枣、燕、虚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等三十城；初置东郡。

初，剧辛在赵与庞暖善，已而仕燕。燕王见赵数困于秦，廉颇去而庞暖为将，欲因其敝而攻之，问于剧辛，对曰：“庞暖易与耳！”燕王使剧辛将而伐赵。赵庞暖御之，杀剧辛，取燕师二万。

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。

六年

楚、赵、魏、韩、卫合从以伐秦，楚王为从长，春申君用事，取寿陵。至函谷，秦师出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楚王以咎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益疏。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人皆以楚为强，君用之而弱。其于英不然。先君时，秦善楚，二十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逾龟阮之塞而攻楚，不便；假道于两周，背韩、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。魏旦暮亡，不能

爱许、鄢陵，魏割以与秦，秦兵去陈百六十里。臣之所观者，见秦、楚之日斗也。”楚于是去陈，徙寿春，命曰郢。春申君就封于吴，行相事。

秦拔魏朝歌，及卫浦阳。卫元君率其支属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。

七年

伐魏，取汲。

夏太后薨。

蒙赦卒。

八年

魏与赵邲。韩桓惠王薨，子安立。

九年

伐魏，取垣、蒲。

夏，四月，寒，民有冻死者。

王宿雍。

己酉，王冠，带剑。

杨端和伐魏，取衍氏。

初，王即位，年少，太后时与文信侯私通。王益壮，文信侯恐事觉，祸及己，乃诈以舍人嫪毐为宦者，进于太后。太后幸之，生二子，封毐为长信侯，以太原为毐国，政事皆决于毐；客求为毐舍人者甚众。王左右有与毐争言者，告毐实非宦者，王下吏治毐。毐惧，矫王御玺发兵，欲攻蘄年宫，王使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卒攻毐，战咸阳，斩首数百；毐败走，获之。秋，九月，夷毐三族；党与皆车裂灭宗；舍人罪轻者徙蜀，凡四千余家。迁太后于雍萑阳宫，杀其二子。下令曰：“敢以太后事谏者，戮而杀之，断其四支，

积于阙下!”死者二十七人。齐客茅焦上谒请谏。王使谓之曰:“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?”对曰:“臣闻天有二十八宿,今死者二十七人,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。臣非畏死者也!”使者走入白之。茅焦邑子同食者,尽负其衣物而逃。王大怒曰:“是人也,故来犯吾,趣召饔烹之,是安得积阙下哉!王按剑而坐,口正沫出。使者召之人,茅焦徐行至前,再拜谒起,称曰:“臣闻有生者不讳死,有国者不讳亡;讳死者不可以得生,讳亡者不可以得存。死生存亡,圣主所欲急闻也,陛下欲闻之乎?”王曰:“何谓也?”茅焦曰:“陛下有狂悖之行,不自知邪?”车裂假父,囊扑二弟,迁母于,残戮谏士;桀、纣之行不至于是矣!今天下闻之,尽瓦解,无向秦者,臣窃为陛下危之!臣言已矣!”乃解衣伏质。王下殿,手自接之曰:“先生起就衣,今愿受事!”乃爵之上卿。王自驾,虚左方,往迎太后,归于咸阳,复为母子如初。

楚考烈王无子,春申君患之,求妇人宜子者甚众,进之,卒无子。赵人李园持其妹欲进诸楚王,闻其不宜子,恐久无宠,乃求为春申君舍人。已而谒归,故失期而还。春申君问之,李园曰:“齐王使人求臣之妹,与其使者饮,故失期。”春申君曰:“聘入乎?”曰:“未也。”春申君遂纳之。既而有娠,李园使其妹说春申君曰:“楚王贵幸君,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,既百岁后将更立兄弟,彼亦各贵其故所亲,君又安得常保此宠乎!非徒然也,君贵,用事久,多失礼于王之兄弟,兄弟立,祸且及身矣。今妾有娠而人莫知,妾幸君未久,诚以君之重,于妾于王,王必幸之。妾赖天而有男,则是君之子为王也。楚国尽可得,孰与身临不测之祸哉!”春申君大然之。乃出李园妹,谨舍而言诸楚

王。王召人，幸之，遂生男，立为太子。

李园妹为王后，李园亦费用事，而恐春申君泄其语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；国人颇有知之者。楚王病，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世有无望之福，亦有无望之祸。今君处无望之世，事无望之主，安可以无无望之人乎！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无望之福？”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其实王也。王今病，旦暮薨，薨而君相幼主，因而当国，王长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稍孤，此所谓无望之福也。”“何谓无望之祸？”曰：“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日久矣。王薨，李园必先入，据权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无望之祸也。”“何谓无望之人？”曰：“君置臣郎中，王薨，李园先入，臣为君杀之，此所谓无望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置之。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。且何至此！”朱英知言不用，惧而亡去。后十七日，楚王薨，李园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，死士挟刺之，投其首于棘门之外；于是使吏尽捕诛春申君之家。太子立，是为幽王。

扬子《法言》曰：“或问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益乎？”曰：“上失其政，奸臣窃国命，保其益乎！”

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，不忍诛。

十年

冬，十月，文信侯免相，出就国。

宗室大臣议曰：“诸侯人来仕者，皆为其主游间耳，请一切逐之。”于是大索，逐客。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，行，且上书曰：“昔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求丕豹、公孙支于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诸侯亲服，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散六

国之从，使之事秦。昭王得范雎，强公室，杜私门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！夫色、乐、珠、玉不产于秦而王服御者众；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是所重者在乎色、乐、珠、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臣闻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；王奢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；此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所谓藉寇兵，资盗粮者也。”王乃召李斯，复其官，除逐客之令。李斯至骊邑而还。王卒用李斯之谋，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，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，不肯者利剑刺之，离其君臣之计，然后使良将随其后，数年之中，卒兼天下。

十一年

赵人伐燕，取狸阳。兵未罢。将军王翦、桓齮、杨端和伐赵，攻邺，取九城。王翦攻闾与、轹阳，桓齮取邺、安阳。

赵悼襄王薨，子幽缪王迁立。其母，倡也，嬖于悼襄王，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之。迁素以无行闻于国。

文信侯就国岁余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之。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“君何功于秦，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？何亲于秦，号称仲父？其与家属徙处蜀！”

文信侯自知稍侵，恐诛。

十二年

文信侯饮鸩死，窃葬。其舍人临者，皆逐迁之。且曰：“自今以来，操国事不道如嫪毐、不韦者，籍其门，视此！”扬子《法言》曰：或问：“吕不韦其智矣乎？以人易货。”曰：

“谁谓不韦智者欤！以国易宗。吕不韦之盗，穿窬之雄乎！穿窬也者，吾见担石矣，未见雒阳也。”

自六月不雨，至于八月。

发四郡兵助魏伐楚。

十三年

桓轸伐赵，败赵将扈辄于平阳，斩首十万，杀扈辄。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复战于宜安、肥下，秦师败绩，桓轸奔还。赵封李牧为武安君。

十四年

桓轸伐赵，取宜安、平阳、武城。

韩王纳地效玺，请为藩臣，使韩非来聘。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，善刑名法术之学，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干韩王，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，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》、《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五十六篇，十余万言。

王闻其贤，欲见之。非为韩使于秦，因上书说王曰：“今秦地方数千里，师名百万，号令赏罚，天下不如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。大王诚听臣说，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、魏不臣，齐、燕不亲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，大王斩臣以徇国，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。”王悦之，未任用。李斯嫉之，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；不如以法诛之。”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遣非药，令早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



不得见。王后悔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扬子《法言》曰：或问：“韩非作《说难》之书而卒死乎说难，敢问何反也？”曰：“《说难》盖其所以死乎！”曰：“何也？”君子以礼动，以义止。合则进，否则退，确乎不忧其不合也。夫说人而忧其不合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”或曰：“非忧说之不合，非邪？”曰：“说不由道，忧也。由道而不合，非忧也。”

臣光曰：“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爱其国以及人之国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画谋，而首欲覆其宗国。以售其言，罪固不容于死矣，乌足愍哉！”

十五年

王大兴师伐赵，一军抵邺，一军抵太原，取狼孟、番吾；遇李牧而还。

初，燕太子丹尝质于赵，与王善。王即位，丹为质于秦，王不礼焉。丹怒，亡归。

十六年

韩献南阳地。九月，发卒受地于韩。

魏人献地。

代地震。自乐徐以西，北至平阴，台屋墙垣大半坏，地坼东西百三十步。

十七年

内史胜灭韩，虏韩王安，以其地置颍川郡。

华阳太后薨。

赵大饥。

卫元君薨，子角立。

十八年